

阳台上的时光

□盐城 夏牧

阳台,采阳纳光,流光溢彩的空间。能照进阳台的阳光,规律性地在冬季春季或秋季。照进阳台的阳光,多半是柔和的,甚至是慵懒的,仿佛与主人一样的秉性。

小憩了的午后,神智清爽,诸事善妥,泡上一杯淡绿清茶,看叶复鲜嫩,热气袅袅出韵律般的曲线,缕缕不绝。淡定后的落坐,仿佛空了一切的神,相呆一会后,便开始安逸于阳台的例行性独自了。

阳台上花草,主要是一般化的大众化的易于侍侍,如长寿花、米兰、铜钱草、文竹等不太娇贵的品种。娇贵的品种不好养,不是容易夭折,就是病恹恹的样子,如林黛玉一样,虽美,但缺乏生机与活力。

阳台是全玻璃式的通透,大开大合,无遮无挡。抬眼向上,可仰望蓝天白云,看云卷云舒,缓慢变化,看飞鸟振翅,划破视线空白,看阳光怎样钻进云层,又怎样钻出云层,演绎完美的呈现。可俯视楼下,看树木怎样伸枝展叶,蓬勃

出一片绿色氤氲,看一只花喜鹊怎样轻落枝上,左右环顾一会后,又倏然飞走了,或招来一同类,跳上跳下,然后安逸于一枝,或一齐飞落于草坪,或如花园散步者闲适,或如情侣般卿卿我我。

冬天的阳光温暖柔和,但视野相对枯燥。楼下或前方当然有树,树也有叶子存在,但像失去血色的人面,缺乏生机。有的不堪冷风蹂躏,干脆落尽枯叶,正所谓无欲则刚,枝条直挺挺的,什么也不在乎。春天的阳光明媚,但多了几分热度,尤其是仲春的阳光,有了火辣辣的味儿。总在阳光下,还真有点受不了它的热乎,有时不得不回避它过分的热情。秋天的阳光,淡去了夏日的火辣,也不像春天阳光恣情,而是带有金属色泽,有种诗意美。

相呆,许多时候就是相呆,或是遥想。因为我们这平川无山,因此向往远方的山,想象山的空蒙或苍翠,雄伟或逶迤。当然也向往水乡,水乡的西乡,西乡的老屋,

老屋下的童年,童年时的伙伴,等等。不知不觉的几十年,改变了一切。如今的他们恰似过年放炮仗,飞散四面八方,不知去向东西了。思绪,许多时候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走东西南北。但无论怎么神游,都还盘桓在丈余阳台上。许多时候也穿云破雾想象远方,穿越时空想象古人,是如何生活,如何写诗作赋的?

午后的阳光明亮,但已没有正午时的热辣,柔和了许多,灿烂了许多。带点斜线的光芒,像一把金梭,把脸上的轮廓给分明出一种艺术化基调,有种被雕刻的感觉,自觉唯美。这样的意境,往往会生发灵感,想写点什么,或是遐想,一种痴迷的激活,仿佛脑子涌进了智慧的种子,绽放出许多鲜活的芽,澎湃出一泻千里的文思,然后便有了所谓的诗歌或散文。

打开窗,春风探进,神清气爽。春天的阳光温中带辣,不仅明媚了野外的花草,也明艳出一个人的快乐心境。

我与“黑逗”

□安徽芜湖 谢传美

每天听到我的脚步,小“黑逗”就跑到门口守候。看见我,就凑过来,两只眼睛似乎充满了犹豫。我知道它又过了等待而又漫长的一天。

“黑逗”是我家猫咪的名字,身上的毛黑白相间,毛茸茸的,常逗乐我们,故取名“黑逗”。它来我家已经有几个月了,我成了它的亲人,成了它的依靠。

黑逗有一对招风耳,黑乎乎毛茸茸永远直直地立在脑门上,就像哨兵站岗,特别灵敏,有时候虽然不正眼瞧人,听也能辨别我在哪里。只要我在它身边,它就或肆无忌惮地玩,或者眯着眼睡觉,或眺望着远处想着诗和远方。而我只要一起身离开,它耳朵收到我发的短信似的,就立马停下手中的活,然后用它那大大的黑眼珠直直地看我,要把我看住,眼神中似乎告诉我:“我看你还好意思走——”

都说猫长的是爪子,可是我看

黑逗是有“手”的。它会用前爪拍球,跟人的手一样灵活。它常常把吊在空中的球拍过来拍过去,不知疲倦。发现地上有圆不溜丢的东西,它都很兴奋,故意把球拍得远远的,然后拼命追赶,再控制住球,再拍到远处,再拼命追赶。它时而静如处子,时而动如脱兔,上蹿下跳身轻如燕。看我做饭,就在我面前跳来跳去,不知道是想帮忙烧饭还是想先尝尝鲜?

我乐意看它在我面前尽情地表演。比如,周而复始一个拍球动作,一个球玩半天;追着自己的尾巴咬来咬去,跟自己有仇似的;用“前手”把自己刚拉的屎用猫砂给盖上,工作精细,为猫处世谨小慎微;用后脚给自己抓耳朵、挠痒痒;到处钻,脸上缠着一根根蜘蛛网,然后“喵喵”地跑到我面前似笑非笑地叫着;它洗脸的方式很独特,用舌头从嘴巴边缘到胸前、大腿、小腿、爪子直到尾巴,把自己舔个遍。喜欢看它自己把自己

玩翻倒,赖在地上,四脚朝天地蹬球。我也喜欢捉弄它,故意在它头上放点东西,只见它将头甩得跟拨浪鼓似的,非要把东西给抖落下来。

黑逗喜欢一个人的方式就是粘住人家,跟屁虫似的,表达情感简单而原始。那天早上,我急忙忙忙跑上阁楼拿东西,要出门去,黑逗也跟着我上了阁楼,这是它第一次爬上阁楼。当我走楼梯下来时,它看到我已经下来了,竟然纵身一跃直接从阁楼上跳了下来,只听“嘭”的一声,它落在地板上。过了一会儿,它才慢慢地爬起来,然后呆头呆脑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将身体蜷缩着,许久才扭过头看看我,看看地板,充满了委屈似的。黑逗只是想快速地跟上我,只是因为喜欢我,却跌了这么一大跤。我突然觉得,以后不能捉弄黑逗了,要对它好一点,多给它带去快乐。

黑逗的情感很单纯又自然,就像小时候我们对父母的依恋。

空竹声声

□南通 周剑波

嗡嗡嗡……刚到二舅爷家的院子,一种空灵绝响的声音由远及近。伴随着一声声的喝彩,二舅爷舞弄着空竹的身姿越发挺拔,一旁的小孙女嚷嚷着也要跃跃欲试。

二舅爷是奶奶的二哥,听说上世纪80年代初,二舅爷不辞劳苦赶往几千里外的甘肃,学习了这门制作空竹的手艺。此后,从爱好到事业,二舅爷硬是靠着卖空竹支棱起一份家业,一双儿女如今也早已在城里定居。

小学暑假期间我曾跟着二舅爷学过一段时间空竹制作,只不过其中的辛酸劳苦直接劝退了我,但是学做空竹的那段经历,却给了我数不尽的美好回忆。

空竹需要选用4月份竹子,这时候的竹子刚刚转青,韧性极好,是制作空竹的最佳材料。二舅

爷挑选竹子是十分讲究的,竹子上出现黑色斑纹的、竹身被虫子啃噬过的,都是不能用的,用他的话来讲,这些都属于残次品,做出来的空竹是没有灵魂的。

二舅爷挑选竹子的技法是很有一套的,他会抓起一根竹子迅速地将它拉到最大弧度,随后松手看竹子是否能够快速反弹复原,如果可以那说明这根竹子满足了制作空竹的第一步。接下来他会用手在每一节竹身上抚摸,有时还会用力捏一捏,并且用手中的镰刀敲击竹身,听一听竹子内部的声音,以此来判断竹筒是否有蛀洞。挑选的过程中,我一直注意着二舅爷的神情,是那种与世无争的专注,还有一丝不苟的认真,仿佛此刻的竹子成为了他亲密无间的伙伴,又如同他无话不谈的挚友。

选完竹子,需要把砍好的竹子带回家。接下来就是需要把竹子一分为二地劈开,传统手工制作空竹要经过十几道工序,包括裁板、劈竹筒、削竹片儿、打磨、抹胶、缠麻、上轴等等。二舅爷制作空竹的时候十分安静,只有手中的工具和额角的汗珠与他为伴。空竹看似简单,但制作过程却无比枯燥乏味,二舅爷却用满腔的热情和喜爱将这份苦差事做了下来。

二舅爷也有苦恼的地方,尽管自己制作空竹的技艺颇为高超,但儿女们对制作空竹并不感兴趣。二舅爷说,等孙子孙女们长大,把这门手艺传授给他们,即便将来不以此谋生,也能保留这份传统手艺。

空竹悠扬的鸣声在院子的上方回荡,更在我的心头盘旋,我仿佛回到了心神向往的童年时光。

一院梨花白

□连云港 李坤

三爷爷的小院又开始落雪了。长这么大,也不知道看了三爷爷院子里多少次阳春三月的雪。

三奶奶爱吃梨,三爷爷就在院子里围着院墙种上了一溜梨树。十余年来,梨树枝繁叶茂,当初拇指粗的梨树早已碗口粗细,每年都能摘几百斤的梨子。

三爷爷对梨树绝对称得上爱护有加。上农家肥、修剪枝条、打药除虫……每一项工作三爷爷都亲力亲为,都要求精益求精。他用心去读懂每一株梨树,从风华正茂到知天命,三爷爷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棵梨树。每年秋天,几大筐梨子摆在院里,捧着梨子的三奶奶笑靥如花。吃不完的梨子,就送给左右舍的孩子们,剩下的三爷爷把它们榨成汁、酿成酒,摆在橱柜里,也摆在了三奶奶的心里。

想喝两口了,三爷爷和三奶奶就拿出那套老式的青花瓷酒具,摆在梨树下的小桌上,两人两个菜,小酌几杯。酒香伴着他们微醺的甜言蜜语,院墙周围一圈梨树都笑得枝条轻舞,醉意阑珊。

三奶奶爱吃梨,更爱这白得清正的梨花。每年春天,三爷爷的院子便被梨花笼罩起来。梨花很白,没有一点杂色和瑕疵,就连那花丝都是白的,只有花丝顶上的花药有一点粉粉

色。那一瓣瓣花瓣有着蜡质的光,透着琉璃的亮,像冰一样清澈,如玉一般高洁,飘落如雪,干净如斯。

当所有的花蕾盛开后,整棵院墙都成了白色,那白色遮住了所有的枝丫,远远望去三爷爷的小院是花的海洋。三奶奶有时间就盘坐在梨花丛里,端着筐箩在梨树下穿针引线缝补衣物,梨花与白发相映成雪,几片雪白的花瓣簌簌而下,落在她的肩头,继而滑落地。随着她双手翻飞,梨花随势而舞,或盘旋、或径直飞开去,三奶奶简直就是一个梨花仙子。

有时,三爷爷在树下边看书读报,边喝着茶水,晒着太阳。偶尔读到趣妙之事,三奶奶听得梨花乱颤。阳光静静地钻过梨树枝丫的空隙洒在他们身上,有三奶奶的梨花开,在三爷爷心中那永远是一幅最美的画卷。

前年冬天,三奶奶生了一场病,本以为仅仅是一次小小的感冒,没承想就再也没有等到来年梨花白。那年小院里的梨花开得三三两两,有几株甚至销声匿迹,三爷爷抚摸着梨树一连唏嘘了好多天。今年梨花再次怒放,满枝丫密密匝匝全是花。花影里,那熟悉的身影再也看不到了。落雪的小院中独留三爷爷的叹息声。

以爱思故人

□无锡 陆锋

我观察那妇人很久了。

她与其他的女人一道坐在小板凳上,身边放着一沓金色的纸。她拿起一张纸托在手心,纸的开口向对边折叠,底下向同一个方向探,宽边的角和窄边的角都用手压下去……她那样专注而沉默地重复叠着,面上笼着散不去的悲戚。她弯腰叠着,每叠一只,脸上的悲戚就深了一层。悲戚浓到化不开的时候,那一沓纸都成了“钱”。我知道,那是她们口中给逝者用的“钱”。

临近清明,母亲让我到街角那家没有门头的小店买一些祭拜故去亲人用的东西。店主说:“最近都是要去扫墓的人,东西都供不应求,我这边正在加紧出货,您要是不急,就等上半个小时,我这边够数了就先给您。”我说“好。”车就停在店门口,我坐在车里百无聊赖

之际就被她吸引了——她的手,黝黑,皮肤皴裂。她托着金色的锡箔纸,像是托住了明晃晃、暖洋洋的光,又像是托住了希望和寄托。

她又拿起了一沓纸开始了重复的动作。或许是那纸太薄太滑,或许是悲戚太厚太浓,有一张纸几次从她手中滑下去。她捡起,把纸举在阳光下,细细地望了一会儿,又重新叠了起来。灵巧的手指,翻飞的锡箔纸,我只觉得眼前一片金光

翻涌。翻涌了几下,金光不见了——又掉了!

这是她第几次掉了?

我下车,趁她愣神的时候捡起了地上的锡箔纸递给她。她接过,看了看我,道了声谢。我蹲在她身旁,如今近距离地看,才发觉她叠的“钱”工工整整、大小一致,比其他妇人身边的要好看许多。“阿婆,你叠得真好!”我由衷地说。

她笑了,淡淡的,“叠多了,手就熟了。”似乎是叠够数了,她没有继续叠,而是拿起一根细线将锡箔纸叠出来的“钱”牵在一起,一串又一串……

我深以为然,手上的活计,都逃不脱熟能生巧这个理儿。

“让您久等了,您要的物品已经打包好了。您一个人不方便拿,我帮您搬到车上去吧。”店主十分热情,大概是看到了我和她说话,与我一起往车边走的时候,悄声说:“林阿婆命苦,这两年接连失去了好几位亲人。”闻言,我差点拿不住手中的物品,她的“手就熟了”里到底藏着多大的悲伤?

我与店主道了谢,开车回家的路上,眼泪再也忍不住:那些中途离去的亲人,陪我们走到这里,已是竭尽所能。以爱相处,以爱告别,以爱思故人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8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